



書名皇朝文鑑

(第拾叁册)

檢查者 譚新嘉
覆查者 饒汝信

刊寫時代 宋刊本

裝式 蝶裝

卷數 第壹百零貳至第壹百零伍

葉數 柒拾貳頁

行格 半葉拾行行拾玖字間有貳拾字

高廣 高陸寸肆分廣玖寸陸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上口標字數第壹魚尾下標文鑑幾或文幾下標葉數
有在貳式魚尾下或有在單綫上大半無第貳魚尾下口有刻工名氏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印章

其他標識 書口書腦破損處均已修整

及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柒日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

策



內帑

田况

叙燕

尹洙

息戍

尹洙

兵制

尹洙

根本

石介

明禁

石介

責臣

石介

言治

劉敞

明禮

蔡襄

去冗

蔡襄

內帑

田况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產雜出悉為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共皆有藝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內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內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况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

遺惠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銳意於理躬履儉德述
宣釀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逮乎末年乃
恃泰寧內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說媚上以謂賦稅
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
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盈之庫王鉷
每歲進錢百億皆去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
盜厥後韋臯李兼杜亞劉蕡之徒競爲貢奉曲祈
恩寵至於裴肅窮賈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領軍
府之資以拜刑曹遺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甘奉
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覈之論也 國家開

文鑑

疆窮朔南建號俾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
利之司稽勾繫廣研及圭撮歲求倍徙加以鳴社
慶辰外煙大祀冊禮昭緝容典交修九州之人無
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哀於公賦
輸之內帑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
羨餘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
假貨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爲非且
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
私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
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澤省繇費民有

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以因其資而騁嗜奔慾既
兵黷武用既殫費執不可已於是桑羊孔僅之徒
專務利功而推酤筭緡坐市販物鹽鐵鈇趾株送補
郎之法流弊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景之德治著
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
集也靈帝之世多蓄私藏中尚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緡民困調繁目爲導行
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爾矧陳隋之末世
乎是府庫之積不爲私也章章矣今縱未能盡出所
積以付道司亦當時豐凶之年卹疲羸之俗去出

納之各通內外之財俟乎下民寬饒大計盈給然
後內於別藏斂其餘貲亦不爲過也抑又聖人大
寶曰位見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法寶
乎位則它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舉不爲私以是而
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
於萬嗣矣

叙燕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
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
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
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
大顯德世 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
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
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
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
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
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
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
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
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
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比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
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
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
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
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淝
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
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
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中東尚奮詎能繫國安

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微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戈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戍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廊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

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
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厚利募商入粟
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
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
其乘我荐飢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
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
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
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
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
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實
其賦無它易賦以泉 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
蠲其雜徭民幸於庄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
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
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
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
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
懼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
之策乎

兵制

尹 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

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難咎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受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火燄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

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根本

石介

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

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亡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之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疆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以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能亡國况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况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

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
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
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係紂義勇
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
桀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
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
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
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
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
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

三十九

文錄百二

十

董元

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 皇帝陛下
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
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
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兼併盛也
游墮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
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又使任抑
兼并斥游墮謹求其利病而各著于篇

明禁

石介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

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竒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竒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惰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闕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
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
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
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
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
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
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
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
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
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
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
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久安無事
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
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間則陳功勞叙閥閱
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
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
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
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
之事况聖君英威春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
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

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
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
則四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
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
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真諸法
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言治

劉敞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異
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時忘言而徇
於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於太
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
謂也崔寔論為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
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
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大宋之興刻五代之敝除
其苛虐吏以鞭扑赦贖為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
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疆桀之
虜內無群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於今百年
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
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
已踈矣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略循

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年餘年自三代之盛
講信脩睦附䟽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
術已踈者乎從此觀之為治者因於時而迹不足
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書禮
樂治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其所以迹者也忘言而
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明禮

蔡襄

三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
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
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

大三

文鑑

十四

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
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
遑暇專以刑治之 宋興五十餘年 太祖 太
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 眞宗皇帝契丹結好
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 仁宗皇帝
好生卹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
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
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
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 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
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禮使

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去冗

蔡襄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具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方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安

矣今治天下乃不如是宰相不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

樞府不知則用日日添兵而財用有無

文鑑百一

十五

在

不量所出國不富實 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 太祖 太宗朝仕宦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則拔任其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 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為大弊也 祖宗時鄉監郎中無數十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

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授
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 真宗
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 仁宗時但
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可不思其變更之
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 陛下熟思之
漸求消冗之說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

策

原賞

蔡襄

禮法

鄭獬

資格

孫洙

嚴宗廟

孫洙

擇使

孫洙

敦儉

錢彥遠

策略

蘇軾

決壅蔽

蘇軾

原賞

蔡襄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厚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之不修其職罪常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

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可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禮法

鄭 解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蘿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養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為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吹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

之居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
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
宮室之禮而為夷矣古者為之衣冠以莊其瞻視
以節其步趨禁奇袤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
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裙不襟不帶此則變
吾之衣冠之禮而為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
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
當袞羣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
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
子君臣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
虞祥之祭皆為之酒醴牢牲籩豆鼎簋獻薦之具
而今之舉天下凡為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
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為不孝狃習成俗
沈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
喪葬之禮而為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為之
淪陷幾何其為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
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特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
然不為之怪朝廷未嘗為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
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
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捽之

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
困窘牛羊六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
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梓束縛而加誅焉反
曲拳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國
聖人之禮法其為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
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為諸侯者耶夫
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
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博辯學之士刪定禮法一
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
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

中國勝則為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資格

孫

沫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
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
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
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鼓德養器也其終
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
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
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
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

之詭限年失之同九疊之僞清議失之激選失之
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
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
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
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
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
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
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
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
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
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
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
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
下者資格闕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
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
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
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闕而
爭年勞者日夜相鬪也有司躡一名差一級則攝
衣而群爭翹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于丞相之
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三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

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
虐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刺牙而食於
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
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
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
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
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
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
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
故曰萬事玩弊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
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
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
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
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
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
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
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愈遠可爲
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
功爲先後祿用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叙
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一別善否陳前而

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嚴宗廟

孫洙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竊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初祠丞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牽牲執鸞刀以割冕而摠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背滅棄漢興草創禮之存者才十二三事宗廟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爲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希闕帝王之親享廟者一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行者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而天子未嘗親事也

唯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
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
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
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
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
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
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
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而
神御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嚴
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
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
曾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
陛下皆親禱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祖宗
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司侍祠三歲郊見而才一
至也豈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則犧
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容禮服器或不能竭其恭
此神靈所以未降福也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
圖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於祖宗之廟也與其
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孝於
天下也臣竊思陛下至孝烝烝非不能也直以

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籍者蓋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陛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 國家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廢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爲異則內外厚冀賚賜百官過幸增秩蓋 國家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百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鹵簿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今且如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別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享廟前期齋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大廟親享七室以盡 陛下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其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祖宗唯享 陛下之誠百姓唯樂 陛下之孝不在乎禮文之繁具也 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墜禮使大亨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答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者內 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

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陛下少留聖意而
幸擇

擇使

孫

洙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
吾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
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讐伏
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
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潔車服整飾騶旅以夸
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
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

重罪罷遣前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
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
竒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
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苟
欲畢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
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跟笑呼妄詬重為黜虜
之所姍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
也至於鬢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
邀枉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
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臣竊

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衣獨拜而拔
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
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
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
故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
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貴使者之法太密
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
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
起唯戎人之所嫚視而倨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也又曰受命不
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
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
下宜與大臣頓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
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疆胡之
氣譬說禍福以厭抑貪狼之心其舉動言辭小不
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闕略使得馳騁
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光宗
嫌名儉

錢彥遠

臣聞享四海之奉者文采藩飾備味極盛勢適當
然豈過自刻損稱為儉德蓋去泰甚屏奢侈之為

儉爾一人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恥費敦
朴淳器輕僞無所售利農夫工女宁固充給我
太祖 太宗知稼穡艱難奉養清約裁冗貶侈今
郊廟大禮陳國初器械車服堅樸素質至其餘可
追驗矣 先帝雖據太平全盛之實然儉節聖躬
嘗見內直黃門給錦衾命紫裯代幸西京時嬪御
食品準從駕群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乘
輿始暮月遠通杜絕化之之誠耆老于今稱道
陛下嗣位音樂宮室車馬亡所加近歲差踰前臣
疎遠不悉時事但聞調諸官累財物為玩好頗衆
北門內作工雕鏤鎔冶刻削幾千人復以太官調
絮簾略就近署私立饗爨後苑置酒府醞釀共燕
昵之須宮中發取市物百賈震動掖廷親戚承齒
班列佩印綬給侍禁省是數者皆無益春明臣料
此誠左右佞諂恐天聰納諫切厲兢兢畏天下過
已始相與迎志先意隱屏為此快一時欲圖少頃
允說賜予放宕流溢源發有漸殊不知暴於外則
愈損美德謹按禮王者皮弁以食重身防微故有
和食醫嘗食監失餘厥職則刑而別庖所薦異內
羞正饌旋取區肆間或非時珍恠不問從出不思

時禁止小使三數人左其事陛下安自輕御焉
祭宗廟社稷何臣之深憂也且京師四方回首易
聽取焉表式今縱未大失風俗已溢經曰上好是
下必有甚者臣視貴臣家悉相耀以技巧聲色狗
馬或竊蓄尚方器物起屋室跨通衢大路富商豪
族歆慕結納貨賂上流緣而民益貧游手益衆猾
細作淫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令智昏
威令心驕昏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元僚適臣安
危所托使昏且驕復何望耶昔秦王責范雎以楚
鐵劍利優倡拙吾恐其圖秦夫倡優巧拙小節也
古人用規勝負况奢儉乎使天下聞之可也四夷
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宰相若呂端李
沆舊第存焉窮僻庫陋今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
蓋當時法令肅而習尚正也故衣弋綈焚雉頭裘
是廼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亂所繫迺深
美絕稱聳示後世陛下宜醇法列聖成績歷攷
三代所以得失凡違典章舊制者亟罷揭還司
抑減內寵之勢其父子兄弟纒賜衣食不命以要
官劇職諸郡國織靡輕綃之服止其成輸雕纂奇
器毀斥破撤藏有金銀飾者出付度支助軍費皇皇

然穆穆然用天子禮以自澹樂而有節儉不偪下
使知聖人之心垂精勤勞興亡之際羣下率化廉恥
張立萬有恃榮阿近遂惡未悛者嚴刑刑之假一
勸百所舉雖尊俎俯仰而所濟遠矣

策略

蘇

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手巍巍之上以其一
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其
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
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
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
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
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
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
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
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
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
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
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
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
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

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
張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
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
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
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
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
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
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
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
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
試齟齬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
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
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
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
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
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
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
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
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
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

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采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女效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
而無冤下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
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
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
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
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
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
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
者孰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
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
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
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
思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
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
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
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
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
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
帛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

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無法為姦李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
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
欲與者雖有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
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益多耶吏欲有
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
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柏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
令而辦四方之實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
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
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
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
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
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
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
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
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
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
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訐者之多而謁者
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
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

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羸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

策

勸親睦

蘇軾

師友

王安國

舉士

王安國

臣事

蘇轍

民政

蘇轍

執原

李清臣

明責

李清臣

勸親睦

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權忻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權忻之心而為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苟以自存嗟夫秦

漢以下則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
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
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
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
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
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
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
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
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
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
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
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
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
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
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
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
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大功九月而
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

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無宗則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父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暮月則望其有益

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師友

王

安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蓄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尤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悞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詘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驚上哉蓋以爲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效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

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誦乎戰國之俗
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絕師友之道
遂堙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懷
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
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
知夫效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舉士

王

安國

朝廷間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
謁既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
廷公相百執之選槩出於此而臣愚竊敢議其不

文鑑下四

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取之
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
行於疇昔而一日使之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
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矣惰遊苟賤見棄於
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一吏誰
何於前而擊踣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
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殺而不欲
寬以繩墨率以誦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
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仕之後其
能撓以廉恥而不僥倖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

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爲天下之用而徒以弊學者
精銳之志限以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
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繆於好
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
好自私也爲有司者未聞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
宜有幸得之士也彼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
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勸沮而無
以抑其來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敝尤甚者
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
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
姿而所閱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
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牽而槪挾名數難其中
選未嘗試其一言之效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
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
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
此而其敝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諭也議者方
且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
必易哉孰知夫此益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
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常患乎不學也昔鄭以尹
何爲邑而子產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況
任有六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
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
閱書也雖策論稍異共於此然亦取其辭而已且設法
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
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患夫有道
德者往往恥於求舉而僂俛以為貧者又多困於
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為有司之罪而今之操陞黜者
反咨嗟嘆息以為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為天
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
之於命然則法之弊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
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羣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
何患乎不可革哉臣以為宜使為進士者人占二
經策以古今之治亂而使傳經以對反復於一二
日而用此易其詩賦賢良茂才宜罷勿試較近臣
得薦士之材行尤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豫朝廷
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卓犖者待以臺閣之選
而其下則使內外之官辟為其屬如不稱所聞則
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究則去其貼經
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注也此庶

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廉恥而使其不自
列也則宜敕內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
任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
固未足以爲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惓惓
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爲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
此有不復者乎在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事

蘇

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
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
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
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
以舉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
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
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
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
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
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
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
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

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分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子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

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克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大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

蘇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

文監百四

十一

五

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宜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

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

徒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
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
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
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
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
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
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平苟廉而無求
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
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
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
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
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
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
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
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
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
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
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勢原

李

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今之所以行

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
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
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
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
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
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
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
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少之
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
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乎夫一人而勝天下之
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
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
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
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
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
而千百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
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
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
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
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

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惡
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
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
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
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
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
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
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
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
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
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
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
莫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
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澤
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
也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
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古
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囿兔之毛也歎頓關絙弄
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
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

曰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黃河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牢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利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丘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之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明責

李

清臣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爲能一剗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敝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爲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於夫用賢而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爲偷懦循縮而亡能爲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爲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效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爲之進退迹

稍出於庭壇畦隴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
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
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懾
怯小臣凌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
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
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爲輔相非
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也拔一士而
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爲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
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
上以爲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
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
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彊
沮伏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
士卒樂爲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
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爲矣今則
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
治爲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
郡邑之不治爲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廚宴
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弗
強爲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

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惠卒無有任者
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
厚祿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
所羈縛文法之所躡蹀抱才負志不得有爲而老
死沉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
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爲大姦張禹之
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
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爲賢而嫉夫敢爲者以爲
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
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
而招其資胥史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
之刑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
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爲因仍
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
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
體而已矣

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寶儀

祖宗配侑議

宋祁

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宋祁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元

為兄後議

劉敞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廟議

韓維

南北郊議

陳襄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寶儀

得尚書省牒奉前月二十日勅節文御史臺太常禮院定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未有從令臣等參議以聞者臣等今詳東宮三師為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勅合為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按周官先叙六官又準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尚書省官為首則僕射合為表首一也又按唐會

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
有慶賀及須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即尚
書令僕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
依王品此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為表首二也又據
故事僕射位次三公則僕射合為表首三也又準
故事僕射是百寮師長即無東宮一品為師長之
文是知上臺表章僕射當為表首四也又準晉天
福二年敕節文今後凡有謝賀上表並令上公行
之如三公闕令僕射行之則上臺表章僕射當為
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
先出見今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兩
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即輕先重後之禮較然
可知則僕射合為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
遵承凡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事
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
東宮一品在前不可却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
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官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
求宰相之次為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
為尊二品為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內緊慢是分或
有自四品入三品為黜官丞郎入卿監是也從四

品入五品爲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
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八品在雜五品
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丞五博是
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準居此官者肯以品
爲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等雖繫君臣之際可
論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
官也若或品位懸邈亦可尊卑各申奈將臺職緊
慢不同實恐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獎
上臺議者又曰新定合班最可爲準臣等答曰近
敕合班之位僕射與東宮三師不曾改移上件所
引故實敕文當時與今無異此乃仍舊不是新條
又議者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等答曰此官崇重
儀亞三公上事舊規典冊具在公參之禮立朝之
儀見今可知何曾損減又議者曰假如百寮同署
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爲表章獨
以一人結銜爲首且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
統文武衆官見有正衙重官太子官臣難以爲首
若援引依次連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曰表首
之人近亦曾有三少臣等答曰今爲在朝見有僕
射表首難定官臣歷朝典據分明都來不取近或

重輕顛倒却引爲憑脫或不論官曹不取緊慢不以近尊爲重但只據品而言則上來班位及於資品以至僕射出入今後並合改更若變舊章於時何益臣等欲請依唐貞元晉天福敕及諸故實并今御史臺衆議以僕射爲表首一則正上臺之綱紀一則遵歷代之楷模免至鑿空驟從臆說俾其名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宋 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祔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等議據懿鑠闡孫謀將以膺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躬燮伐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輿右堙蜀壘湘楚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下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躬受

其靈席運下武龍襲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
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
人無恟怨又引摺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
三代同風 真宗皇帝乾祥日昭執競維烈重威
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諡曰
虞巡祕牒公宗育穀冀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
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

一祖二宗之列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
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
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

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 我皇伯祖經
綸艸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 皇祖勤勞

制作 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
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
於升侑上帝哀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

太宗親郊奉 宣祖 太祖配焉 真宗肇祀奉

太祖 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
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 太祖

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
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

通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
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
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
著禮也高祖配方立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
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
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 太祖太宗崇配天地
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
夏皇地祇配以 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
州配以 太宗孟春感帝配以 宣祖季秋大饗
配以 真宗伏請皆如禮便 陛下重宗祧之事
鑒照前載抑畏虔謹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
管謹用敷罄惟聖心財鑒謹用議狀奏聞

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宋 祁

臣竊惟禮者叙上下制親疏別嫌明微以為之節
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
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
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
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鐘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
人王渙稹榮榮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

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積一身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計聞積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救齊襄杖舻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永非於郭偶而積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懷有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元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積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詎有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彛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郭積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洪規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

元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冊可得而知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伯正牧焉在兩漢則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

察皆所以網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
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
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類
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
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總守宰之官守宰主宣
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
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
而貢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郎
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
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
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
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
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
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
廷三事大夫爲是邪爲非邪

爲兄後議

劉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
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
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
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

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爲
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己之倫也此古者
一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
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
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
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之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
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
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
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
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
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
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
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
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
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
不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
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
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
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
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

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爲襄卅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卅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爲昭獨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信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卅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卅次爲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卅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妾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

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
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
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恃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
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
已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
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
邈曰若兄弟為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
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
斷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
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
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
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
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
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
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
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
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倘當
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
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
廟猥眾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

悖哉獨可悖哉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

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齒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宗天國極其尊崇誰國

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廟議

韓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其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

勢然也苟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栢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苟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

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
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
之所興契稷不為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
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
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
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亦生於周代其
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
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
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
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 太祖皇帝孝友仁
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
蒙澤功德卓然為 宋太祖無少議者 僖祖雖
於 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
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
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
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
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
以奉 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 順祖

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
昭穆之祭 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
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南北郊議

陳 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
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
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
至者以其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
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

以象天也三一之變

圓鍾為宮一變黃鍾為角太

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

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

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

之變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合陰偶之數也又

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槩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

禮之以血祭沈豕鬯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

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

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

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

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
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
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
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
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
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
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
定垂之 本朝未遑釐正恭惟 陛下恢 五聖
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庶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
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
俾正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未節
雖正無益也况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
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三王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
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 陛下每
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
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謂所大者正也然議者
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
古者致齊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
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
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

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